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第三十二回 念疾苦一輛尋源 審形勢三年奏績

傳說浮石山川起祖發源，皆由落鵬嶺後之月灣山自北海中湧起特立，兩角分張，中心灣回，如月初生形狀。再起疊障層巒，擁護一條聳橫千里的峻嶺，插天排列十九支峰頭，分落十 九道龍脈，惟中峰最高，如元圭挺立。兩邊似羽翼舒張，若大鳥落地之狀，因名落鵬嶺。自中峰卸落平陽，復湧起頂，結陽光谷，又名鵬頂山，俗呼為蓬頭山。其脈分三支，水發兩界。正脈梧桐串心，節節雙雙迎，大起大落，護衛周備。行四千里，山回水繞，萬峰端拱，特結曲羅墩。始祖盧生卜居於此，後乃開國建都。其地土質純黃，城色韞彩，遠望如雲，故名黃雲城。其餘氣斷續展布，猶行二千餘里，止於天姥嶺。嶺後仍舒展氣脈，奔西趨東，共結金羊山、百歲山、赤兔嶺、太陽嶺、火練岡、紫笏峰、赤龍嶺、斗山脊、杵白岡、雲平嶺、飛虎谷，而盡於猿啼峽之右。其左支，自陽光谷分落後起頂，結陰岡嶺、天廚山、天樞岫、功曹嶺、扶桑林；天官峰、通明關、御龍湖。

陰岡嶺之外，復有數支重複包護，長枝短乾，各有結作。其至長者結烏楓嶺、烏牛山、鬥斛嶺、泰山、青錢山、青豹山、鶴怨嶺、百結嶺、魚腮岡、文離岡、屏風岡、齊霄岡而止。其右枝行度，又是一樣曲折走閃，折疊之處，十倍左支：由陽光谷分下起頂，結四輔山，凡有跌落，隨即起頂擺折，橫嶺大灣，面面回顧。陽光谷有天皇嶺、北極嶺、鼓盆嶺、陰旋嶺、少微嶺、天漢嶺、白猿嶺、天鉞山。嶺過白猿山，俱秀麗蜿蜒。白猿嶺之高峻過於諸嶺，與陽光谷相等。其下跌斷崩洪，度水再起天鉞山、寶蓋山、天煞峰、長輝山，又斷而復起，結大中山、天貴谷、天屏山、更點山而止。其水之源俱發於陽光谷。左界清，右界濁。盧生亦名左為渭川，右為逕川。左水因山麓俱係堅石，並無土壤，因此碧清見底。而所彙集各谿澗川壑之水皆然。凡經由之道，自北灣環而南，出御龍湖又折而向北，往返三折，經合璧嶺、常山嶺、芟頭溪、濫柿河、水蛇渡、獨鎖渡、蜒蚰渡、小溪口、香爐山出洋。其河底天生一道石埂，亦自陽光谷起，隨河屈曲而行，或高或下，直到海口入洋，結亂石島。

其右界水源本與左界一樣清澈，因四輔體質似土非土，似石非石，鬆脆殊常，性極饒美，茂竹樹，榮五穀。奈逢根株脹擾，俱墳起蓬鬆，一經風雨，飄流入河，則為淤泥。所以其水漸遠漸濁。在白猿嶺之內，兩岸多山谷夾流，其水迅急，土壤不能停存。白猿嶺外，兩岸無石，水勢舒緩，砂礫亦俱留積。起先原有疏濬之法，因遇生性逢迎之中大夫魏爵管理河務，以省費媚上，悉行奏裁。島主只道實係真情，不察其為欺偽，准依革除，後遂壅塞，始有水患。又遇不明道理之中大夫朱信心調來辦理，不知濬深之善，惟用築防之功。暫時雖可掩飾蒙混，而歷久為患愈凶，非東堤漲裂，即西岸決崩，無歲無之。樊嗣昌憂思而卒，西山欲治不能。是以余大忠借此難事窘之。仲卿雖知係大忠奸險，只為河道殃民，必須察訪清白以靖閭閻，所以並不推辭。那引笑、舒太遠二大夫各有僻病：引笑性最多憂，遇著事鯁鯁然，無一件不係向裡想，朝中起他混名呼為「晦氣鬼」；那舒太遠性最迂闊，凡事俱歸實濟上辦，從不顧費用多寡，朝中亦起他混名呼為「死石頭」。一一俱啞而不與共事。

二人雖未接武侯教，素常敬慕在心。今聞請以同行，所以喜出望外。

當下，隨回到府。武侯治酒於惜陰閣相待，問道：「久仰二位大夫鴻猷，此行座請指示。」引笑道：「趙大夫有言：百聞不如一見。須到彼處詳加審視，始可措手。」舒太遠道：「必須由下口直溯上流，周回查訪，得悉原本，患方可除。」武侯稱善。吩咐家將車備齊，送二位大夫各紫貝五百枚安家，約定明日動身。引笑、舒太遠道：「所賜受矣，煩掌管遞到舍下。但此次差事，是因數十邑百姓無以為生，起行何可明日！」武侯大喜，也不入內，正同二大夫出門，御者伺候在旁。引笑道：「不須車夫遠行，卑職代御可也。」武侯依允上車，舒太遠執轡，引笑御行。凡三十里，相與迭換。

途中無話，第五日已到蠡口邑——又名逕川口，共行三千餘里。回車同視，見河防邊岸高峻如城，乃步上觀之，水去堤面只五尺餘，色不甚濁。令渡夫於河中以篙量之，深只二尺，再有堤外到地約三丈有餘。——河底較居民屋脊更高。舒太遠道：「似此河勢，安得不決！居民安得不傷！」引笑歎息道：「大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今乃遏而揚之，是反大禹之道也！」共相吁嗟。於堤上行回，逢有村莊市集，訪詢耆老，當晚投宿。

次早出坊子視河，見水漸涸。引笑道：「可怪！上流水涸，何也？」武侯道：「想必下流水另有源頭。」舒太遠道：「逕流如膏，昨日所見雖非碧清，亦不甚濁，足見另有源頭。」引笑道：「聞南邊有老蛟窟，大旱不減，常流，在蠡口邑，莫非就係此處麼？」舒太遠道：「此處正係蠡口，定然下流之水由窟內出。」武侯道：「蛟能暴漲患民，須往視之。」乃同過河，循南堤而行約三十餘里，只見湖光蕩漾，水色蒼茫，平靜如鏡，並無蘆葦菖蒲，一派陰寒慘深之氣逼人，四旁絕少居民。武侯道：「是也，所言不謬。今且勿論，容後治之。」又離湖復往上游而行，視沿途景象問訪邑宰賢愚，俱與地境相符。次日到投鞭邑，見百姓有歡欣之狀，武侯道：「諒岸缺已合攏矣。」舒太遠道：「未知如何成功，且往問之。」武侯道：「可於肆中小憩，中伙訪詢，不費工夫。」乃到肆前下車，隱問店主道：「崩岸係何時合攏的。」店主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！方才崩開哩。」舒太遠詫異道：「崩開已久，胡雲方才？」店主道：「先係本地，今到垂韁邑矣。」舒太遠道：「如何垂韁又被崩開？」店主道：「哪裡什麼『又被』，就係舊缺未合。刷洗去的，漸漸倒瀉，並非另有崩處也。」引笑道：「如何各處百姓無愁容而有喜色？」店主視三人道：「老客由哪裡來？」引笑道：「從蠡口來。」店主又道：「不係黃雲城人氏麼？」武侯道：「不是。」

店主道：「如此說也無妨：本處初破岸時止於數丈，原非沙水漲漫，乃係白電作祟。邑宰借此苛派故意緩修。後值沙水大至，洗去百餘丈，又不急辦，乃漸瀉至數千餘丈，遂至浩大，難於收拾。下流雖堤築成，奈愈洗愈上，口終莫能合得，正在憂愁時候。百姓之喜者，因前日水大夫到此，訪得官吏借名營私：凡席薪、葦蘆、木石等件，百姓有者，盡差收去，並不給價；夫役工作，邑宰須得庫貝萬枚，加上扣下三分：書辦扣一分，門子扣分半，夫頭扣分半，工作應得貝十枚，只四枚淨到還算好的。今水大夫得知，盡行參拿，勒追給民。合邑百姓被差收去物料，今俱有望，雖未到手，宿怨已舒，所以歡欣鼓舞。」引笑道：「無怪其然。大約為給還，喜猶屬小；見官吏參拿勒追，喜正大也。」三人午餐畢，上車前進。沿路民情俱屬歡悅。搬運工料者，俱踴躍齊心。來到垂韁地界，水勢滔滔，猶有數十丈口子，因流洶湧，不能合得。水湖正在堤邊督工，望見武侯至便趨向前。

武侯忙下車慰道：「老大夫勞矣！」水湖道：「勞而無功，殊屬可愧。今得福星照臨，堤成有望矣！」武侯道：「且共往到岸視之。」水湖同於上流登舟，渡過北岸，履勘堤形河勢。武侯回顧道：「三公知治法否？」水湖道：「愚昧庸陋，實無妙策。」引笑道：「北堤崩決，不可築完，當於南堤之外剝河為堤，抱過北河缺口，而棄缺口之河。」武侯道：「此刻猶不需如此。」舒太遠道：「然則惟於上流相擇地勢，剝堤建閘，使上流水來，由閘口泄，以便築完下口耳。」武侯道：「然。」水湖道：「請問何謂於南築堤抱過北河而棄缺口？何謂剝堤建閘而築下口？」武侯道：「堤南築堤者，如河之北堤崩瀉二千丈，不能完工，則於河之南量地寬如河面，於中取土築壑，平堤二千二百丈，兩頭向北灣連南堤。即於下游灣合處開堤相通，將缺河之下築堵如堤，次將上邊灣合處之堤開通，引水入內，而出下開之口，歸入正河。復將本河開口之下和下開口之上築塞，則本河與新河二千餘丈形通勢合。而崩缺之一段舊河，棄而不用。如此辦理，固為善策，然不若剝堤建閘築完下口之為省費也。」引笑道：「洗刷瀉去，閘上之堤奈何？」武侯道：「易耳。乃擇提寬厚處令下樁如半月，堵阻水入，以便戽乾，建造閘底。」水湖令匠頭工長如命辦理，哪知今日將樁下成，明日又俱浮起漂去。武侯令試水之深淺，工長道：「不須探試，此下係白電穴窟，因而樁築不成。」引笑欲往上審視，舒太遠道：「必須此地，堤形既好，下流仍歸原道，不致又損田廬。」武侯道：「聞白電素為民害，穴處深隱，猶當搜而除滅，況在此乎？已思得斷絕之法矣。」令辦大塊生石灰一萬石，不日而足。將舊船數十隻，密於首、腹、尾各作巨孔，用絮塞好，裝載石灰，泊電窟邊，曲圍如新月。又於堤上堆砌石灰五千石，一面令將各船孔塞絮擊去，使船沉沒，一面令千人將堤上石灰同時推入河中。頃刻如湯滾沸，蒸氣成云。乃令快船持鉤於下流守候。

約有半個時辰，只見小小大大熟電翻浮漂出。鉤撈上岸看時，俱已煮爛。愈後愈大，臨了，白電方才仰翻浮出，竟有七尺，渾身白毛。眾人發喊道：「老白翻肚矣！」數鉤拖到岸邊，水湖令將白電解開，肚內金物約有升餘。喜道：「若非君侯神功，萬民之仇安能報得！」武侯令試下樁，築起來圍，斥千里水面，見窟在堤下，水不得乾。令堆土填之，水俱溢出。始於上流剝堤，深入河底八尺，疊石三層，築起堅岸，乃於其下建閘十四口。建成，始於最下一口靠河南面之堤撥開，水俱由閘而出。

下面缺塘無水洗瀉，乃令民夫靠河底南邊取土，揀選工料，將北岸堤築成，再閉各閘，水仍歸於河流。

盈旬已畢，水湖還朝。武侯三人依然往上游探去。這日出垂韁境到杖頭邑，見煙戶無多，而鶴髮童顏之男婦不少。武侯稱贊，引笑道：「杖頭有菊花潭，新蕊發於舊枝，四季花開不斷，其旁居民多壽。」武侯道：「聞杖頭有丹山，不甚高峻，而景象幽雅，其中多壽民。試往觀之。」引笑轉轅下堤，北進二十餘里，折而返東，便見迎面平山，竹木隱隱，皆係赤色。又行十餘里已到山後，流水淙淙，色如漂朱，因下車由澗旁入山，左縈右回，漸次登高，始見茅屋草蓬，隨隈就曲向南結構。門前坐立，大半素眉皎發。山上田中，採樵播種之男婦俱係黔首垂髻。武侯見老者攜著童子緩步而來，因拱手問道：「老丈高壽幾何？」老者站住答道：「衰則衰矣，壽尚未足稱也。」武侯道：「如何壽始足稱？」老者道：「塢內居人，初時出山者少至五百歲亦不稀奇。後來每每捨本治末，離家出境，入城進都，多為名利損傷神氣，臻三百歲者便為稀罕。近代風俗，三百歲者為上壽，二百歲者為中壽，一百歲者為下壽。如老漢癡長八十有九，去下等尚遠。家曾祖現已一百八十歲，猶不敢稱壽。此處過潭進塢，丹塵岩邊姓趙名乾者，二百八十歲矣，乃可以當受『壽』字。」武侯道：「妙哉！丹山多壽民，信不誣矣。」拱別老者，又進十餘里，始見菊花潭。不但四圍菊色如丹，而潭中荇藻莖皆如硃砂。菊花參差，高高下下，短者尺餘，長者丈餘，花大如斗，莖細如箸。武侯開懷鑒賞，猶欲深入，引、舒道：「此行為求民膜，非為遊玩，何津津不休！」武侯點頭，令回車。

出塢上車，向西而行二十餘里，經茂林中，兩旁俱係榆、槐、桐、梓，疏密有致。忽聞贊聲道：「妙哉！雲蒸霞蔚不若此景。」武侯看時，卻係個老人，坐樹根上望著東邊稱贊。三人停車，回頭望去，果然近林黃綠，遠山丹赤，上穹碧青，飛鳥黑白，更有山光映發，色澤鮮妍，湊成一片錦繡雲霞，真堪娛目。想道：「此人賞玩不俗，其藤山、避光之流亞歟？」下車向前拱手道：「天將暮矣，請登車同載何如？」老人起身還禮道：「敝廬獨樹，今自丹山親眷家回，貪看景致，在此歇息，正忘將暮，得附高軒，實為欣幸。」武侯挽扶上車，共坐而行。

老人問道：「客自何來？」武侯道：「自垂韁來。」老人道：「聞河防洗瀉，水大夫已經築成，信乎？」武侯道：「昨日目睹，水患已除。」老人道：「今年雖免，明年復然，不得謂之除也。」武侯問道：「請教高明，如何方可永絕此患？」老人道：「難！」武侯道：「如何謂之難？請試道之。」老人道：「難！難！」武侯又道：「何樣難法？何樣則不難？」老人道：「難！難！難！」武侯道：「老丈春秋幾何？」老人道：「兩週。」武侯道：「甲子兩週麼？」老人道：「然。」武侯道：「丹山係何令親？往有何事？」老人道：「母舅昨日生辰，奉老母命，往拜壽耳。」武侯道：「令堂高壽幾何！」老人道：「老母一百六十，母舅三週。」武侯道：「妙哉！何貴邑高壽之多也？」老人道：「敝邑人氏七十則古稀，得壽者皆杖頭、丹山、菊潭之民耳。」武侯道：「老丈宅上非杖頭乎？」老人道：「敝邑獨樹，前面便是界牌。老漢五歲失怙，隨母育於舅氏，四十始回。」武侯道：「亦得丹菊之氣多，所以壽高。」老人道：「丹山、菊潭不但水土天生，以人事而論，亦應壽多。」武侯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老人道：「過界牌鬆林中便係敝廬，且請停車草榻。」須臾，見前面林內隱著數椽茅屋。引笑御由旁逕入，到門前俱下車，同登草堂，行賓主禮。老人之子子孫孫俱來見禮。

邀引笑、舒太遠外坐。武侯道：「俱係同伴伙計，不必另擾。」老人入內，片時復出，擺下酒蔬雞黍，參四人上席，子孫羅列兩旁。武侯請免侍立，老人點首，子孫始退。武侯道：「樂哉，家庭之政也！觀此芝蘭玉樹，端厚大方，不似澆漓氣習，敢問高姓？」老人道：「老漢姓李，原居郡中，因習慣丹山風氣，故棄祖居，易山園於此而遷焉。延菊潭碩德以為西席，凡家人子弟，無事不許出林，是以氣味得稍異耳。」引笑道：「但恐『壽』字是習學不來的。」李老人道：「『壽』字即難習學，但『夭』字不致習學耳。」舒太遠道：「世上哪有學習夭的？」李老人道：「如何不習學？但未之覺耳。無論氣血尚弱，而先為色所誘，摧損元氣，即如耳溺於聲，目迷於色，口惑於味，心意諸般妄想，名利熱中，皆傷精損神，耗氣敗血之斧斤也，誰能無之？非學習夭而不覺乎？」武侯道：「至哉言歟！長生之箴銘也。」席散，李老人持燈送入西邊書屋對面茅簷內安寢。

次晨，又邀到草堂早飯，武侯謝別。問往河堤出門當走何路，老人道：「如係直去，正當水道灣南，到河防頗遠。若要近時，仍須往杖頭再向南，到河防上不過四十里，此處直行有二百餘里哩。」武侯道：「仍往杖頭罷。」出門揖別，共道隱逸之樂。

半個時辰，已上河防，見河勢果然俱自南來，形狀與垂韁相似，足有二百餘里，始自西南曲下。又行多時，方才由西北灣轉，漸漸由正北逶迤而來。引笑道：「這灣比以往所行之灣又大。」舒太遠道：「有名的叫做鬼灣，直到天鉞山方才止哩。」引笑道：「前面黑隱隱的，不是天鉞山麼？」舒太遠道：「不是。」引笑道：「不是天鉞山是什麼山？」舒太遠道：「乍想不到。」武侯道：「《名山大川歌》有『長髯舞天鉞』。」舒太遠道：「不錯，此係長髯山，離天鉞百二十里，過長髯便見天鉞了。」引笑道：「天鉞係天鉞郡，六侯邑所轄；長髯係長髯邑所轄，合獨樹邑俱附獨樹郡。不聞長髯山有幽趣，卻聞天鉞山景致頗佳，今到彼時登覽便知。」行了半天，忽見巍峨劈面聳至，橫裡展開如障，秀峰挺拔如林，幽深曲邃，果然非常。舒太遠道：「不聞幽趣之處，勢已如此，景致頗佳之處，不知何樣？」引笑道：「想是志載錯了。似此而不為幽趣，更誰為幽趣？」武侯道：「到天鉞便知。但所云相隔百二十里，定係直路，若似河堤灣東繞西，不知幾百里哩！」引笑道：「試問農夫便可知矣。」停車下堤，過坂問農夫道：「借問此處由河堤到天鉞山有多少路？」農夫停鋤道：「哪個天鉞山？」引笑道：「天鉞山有幾個麼？」農夫道：「此山便係天鉞，因隔來問，故疑另有耳。」引笑道：「長髯山在何處？」農夫道：「量弓百二十里，由堤二百五十里，那黑隱隱的不是麼？」引笑心疑，上堤告訴武侯看道：「此刻影子比先時更小，定係離河路遠，過而不覺耳。」舒太遠道：「且登山巔，觀河大勢。」武侯應允。

步行過渡上岸，下堤由田塍去，約三里多路，已係山腳，置車於側，攝裳而登，盤旋四十里，方到山頂元母宮門歇足。見河形左回右抱，如驚蛇舞帶，極遠則水光地氣浮騰，蒼茫混道：「哪位老爺姓伍？哪位老爺姓侯？」舒太遠道：「問他怎的？」羽客道：「非係下士多話，只因先有一人在敝觀寓過兩旬，昨日去時留下封函，照會今日未刻有三人到宮，將函交與伍侯老爺。下士未初已在門內觀看，高軒過渡而來，是以奉迎奉問耳。」舒太遠指武侯道：「此位便是。」羽客於神櫃抽屜內取出封函送交。封函並無標題，武侯拆開看時，亦無隻字，只有尺幅，畫的個大車輪係著長繩，又畫古柏一株，根邊有落下的柏子數粒。武侯不解其故，令收入囊。羽客捧上緣簿，鋪開請批，武侯道：「並無貨物，以五色玉帶十二片助於宮內可也。」說畢，解下帶來，羽客同緣簿收入，款待留宿。

次日膳畢出宮，羽客引導，周回觀看山景，指點峰名。見極南邊山將卸落平陽，又起六個峰頭，排作三對，如三台之狀，俱歪斜成勢。羽客道：「乃六猴峰也。係六侯邑的祖山，邑名因此六峰而齟齬多出貴顯，奈少端厚。」再同看到宮後，忽見青嶂插天，延袤無際。武侯問道：「此何山也？」羽客道：「白猿嶺也。」引笑道：「可謂峻嶺之冠矣！」望到巔頂，有無數大小白獸，接踵自下向上奔跑不已。武侯問道：「其紛奔者何物？」羽客道：「乃水逐空下流，非向頂奔。名葡萄泉，又名滾珠泉，後面仍有鳳尾泉，千絲萬縷，自上掛下，俱係奇觀。」引笑道：「今已耽誤半天，不可再遲。」武侯乃別羽客下山，上車復由河防往西北，行過一百餘里，始折而向西，到玉印地方又轉向南。到金街壩時已經昏黑，下了坊子。

次早出門，武侯道：「且過河看壩形。當年經過未曾留心，今須細勘。」過壩看時，下河水不甚濁，有港通到堤上。壩之兩旁，長虹石阜臥夾護。其中河為西北、西南州邑島嶼入內的要道，總匯是歡阜關，先原與上河相通，因砂磧將下河壅塞，阻絕船隻，始行築壩隔斷，下河淤積，漸為潮汐洗帶清楚。凡到壩上下往還，若不換船，俱用竹纜拉牽經過。武侯看畢，就由南岸向西，

行過半日，道路漸多堅石，兩輪行於窄狹之處，殊覺不便。再看往來的車子，俱係單輪，其行甚速。舒太遠道：「聞禹王治水所乘車輪有四，今只此道，無怪其遲。」武侯道：「禹王千古大聖，所治天下洪水，今止一河，奚可同年而語？途既不便於車，步行可也。行李等件，可僱單人小車載行。引大夫且在玉印郡駐紮，河之大勢如此，治法非可草率敷衍。玉印百貨叢集，應用各件，飭令郡牧備辦。不佞同舒大夫入山，有事則行文知會。」引笑道：「遵令。」到村中僱得車子，將衣囊行李裝於上面，令車夫先行，舒太遠隨武侯後走。但見堆阜重疊，石徑不平，問車夫道：「這是大路麼？」車夫道：「此日是大路，往日亂山。」武侯道：「往日大路何在？」車夫道：「此地名桃根峽，原先山徑微窄，久被沙磧淹埋，後於山腰行走成路。因石堅難鑿，是以步履艱辛也。」行過多時，見岩旁樹下皆係災民，隨地結蓬居祝轉入峽裡，巨浸汪洋，不分河路。武侯問舒太遠道：「讀《兩河記》知，峽內河俱係奇形大石，天生成就各種形象，不聞有此巨浸。」舒太遠道：「想是為沙磧塞滿，以致水勢長高，將石盡蓋漫耳。」車夫道：「依岩傍樹之蓬舍，原先皆在平地，因田廬淹沒，不得已而苟安木石間耳。」武侯嗟歎進峽，行過天漢嶺、鳴晨嶺、天官嶺、直符嶺、天劫嶺、婁嶺、北極嶺，大勢相同。凡山隈稍平坦處，俱係市集；坡岡寬展處，則遷郡邑。吃的是黍、稷、麥、豆、粟、棗、栗、梨、橡實、山芋之類。行到龍樓嶺，忽然不見流水。復退回看時，隆隆聲洪，只見嶺下如沸，浪頭湧高數丈，漸漸低向前去。舒太遠道：「此水自地穴湧出。」武侯道：「乃上游伏流於斯出頭耳。且向內看，定有水入地底處可見。」車夫道：「對岸山徑稍平，過去行罷。」乃同隨往。

兩邊山岡原係各成形勢的，惟此處龍樓嶺腳卸下，結成平岡，通連豬婆嶺腳，渾合不分。三人看畢，行過百餘里，聞有水聲，愈進愈響。及至望見水光，反不聞聲。來到近涯，倚石俯看，有個大流渦，寬約裡餘，深陷數丈，水色便不渾濁如膏。舒太遠道：「入處在此，出處在彼。此中百餘里不知是何景狀？」武侯道：「無非水石與空竅耳。」看過多時，仍由東岸而行。平地便有郡邑村鎮，桑麻禾黍。河形陡多平少，內中石狀備極百物，而舢舨上下，俱在銀濤雪浪、牙隙毛縫中。自天殿嶺、玉葉嶺至元武嶺皆然。其上則淺不能容舟，而惟通筏，千溝萬港，聚匯而成川。到四輔山，則溝港皆無。高山平地俱係砂礫，滲濕浸浸，以物阻遏，則見水流。直至陽光嶺，形勢皆然。

舒太遠道：「河源止於此矣。君侯將何以治之？」武侯道：「且緩。看龍樓岡以內百姓比桃根峽以內百姓境況懸殊，而桃根之民無怨容，龍樓之民無喜色，其故何也？」舒太遠道：「易耳。回去於路訪問便知其詳。」武侯道：「是也。今既到此，殊為艱辛，盍登落鵬山中峰，以極宇宙之廣大。」舒太遠道：「跋涉萬里，惜終日之勞，舍難得到之山不登，誠有空回徒然之悔。但峽內百姓感頽於山，峽外百姓興嗟於水，時刻難遲，望君侯思之。」武侯笑道：「大夫所言極是，不佞幾忘之。回去罷。」三人回轉，沿途訪問居民，方知龍樓岡下，其漩渦水每歲溢湧數次，雖然驟退，不損田廬，而軍民、六畜趨避遲者，俱遭漂沒，無可奈何，是為最苦。武侯道：「此易耳。令凡於缺乏之處，皆築牆垣，而於各路口亦皆堵塞，造階出入。凡離村莊遠者，在於路旁挑高土堆阜，並築大垣，以便不及入村莊之人民、牛馬趨避處。各牧宰遵辦後，再過龍樓岡。」囑車夫道：「汝留車糧紫貝在此，專察水暴漲湧之時是何景象，此下是何樣子？如得情狀，便往玉印報明。」車夫領命。二人過岡，乘船出峽。凡遇村鎮上岸，逢耆老則咨詢民謨，始知峽內之民田廬低者既俱失去，而差徭苛派不除。近因水湖巡察，奏明奸猾無法，將其尤者置之極典，餘者分別懲處。樊勇巡到，見災民無業者，復請給牛散種，現在收成有望，島主又大賑濟，是以民情歡洽。武侯、舒太遠方才明白。

出得峽口，至玉印地方上岸，回到公館。引笑因往堆貯場上收查各物料，回來聞有二人訪入公館，慌趕進門，相見大喜。武侯道：「此刻須先發助遷徙，不佞飛檄峽外各郡，將南岸五裡內之居民盡給貝移居，並檄峽中各郡邑，擇選民壯，開動倉庫，按名支付安家盤費，僱船將民壯裝往蠡口候令。舒大夫往蠡口督造蓬舍、鋤鋤畚箕、籃簾繩擔各種應需器用。引大夫將所儲物料糧草沿途安置伺候。不佞回朝見主上逐細奏明，以免掣肘於意外，再本蠡口開工。」二人齊道：「居民稀少者，可令遷移；若巨莊大鎮不能動者，仍應截河過岸興挑；若南北俱不便之處，則應於河中濬深，方為盡善。」武侯依允，作檄發行。

次早登車還朝，三天半便到。進午朝門，正遇內監勞崇匆匆入來，望著武侯笑道：「君侯好喜也！」武侯問道：「勞公公，不佞何喜？」勞崇道：「今日君侯大公子週歲。」武侯道：「此是不佞所知。」勞崇道：「非霞公主養的公子今日百露，主上現在駙馬府。」武侯道：「子郵得子，殊為可喜。」勞崇道：「還有，今日卯時，安國公主又產石麟，難道不係喜事麼？駕到府中，正值落盆，主上大喜。學生是奉命來瓊珠庫取墨珠賜公子的。」武侯道：「豚犬怎敢費主上天心？不佞陪公公見駕罷。」勞崇道：「請先行。」武侯道：「在寒舍奉候。」說畢，便趨回。府門前，文武官員擠滿，見著爭來道喜。

武侯都回答過，進到儀門，見島主立在堂上，廣望君、非霞公主、鎮國公主侍立兩旁，安太醫、樊帷幄等俱在階下。島主見武侯入門，將次降階，武侯趨上，俯伏謝恩。島主扶起慰問畢，又與安太醫等次第見禮。勞崇亦到。島主取過墨珠，與鎮國公主道：「公主去歲產子，賜與青珠；前日非霞產子，賜與大珠；今安國公主產子，可將墨珠賜之。」鎮國公主受了，謝過恩，捧入內去。武侯欲下階謝恩，島主拖住道：「先生有再造國家之功，纖微小事，何勞如此！」武侯道：「國運昌隆，主上洪福，臣何功之有？」島主道：「跋涉治河，談笑而除滅妖電之久患，立合河防之良規，績亦巨矣。尋源入內，不知得悉為害緣由不？」武侯道：「河源出於陽光谷，盛於元武嶺，北極嶺益見匯聚。北極嶺之外始有居民，或巢於木，或穴於土，無衣冠儀容。至玉帶嶺始有宮室衣裳，相與往來，耕種貿易。至天殿嶺，則有城邑鎮市矣。龍樓岡以外河路為沙磧壅塞，平地田廬盡遭淹絕。自桃根峽至蠡口，河勢歷年加高，河底逾於居民屋脊。下流既壅，上流自滯。滯則漲，漲則漫，漫則崩，則瀉，或數百丈，數十里，皆未可知。」島主歎道：「由此觀之，實不能治，無怪顧庶長之憂成篤疾也。」武侯道：「水本由地中行者，今高行於地上，應有水患。欲除此患，須使仍行地中。」島主道：「此則須深之耳。工費如何措辦？」武侯道：「若自高濬深，使行地中，則其費浩大，誠難措辦。今捨此河而不用，依於河防而另就平地挑開河道，以舊河作一邊堤防，以挑起之土專歸一邊，築成厚岸，則河深防固。加以善後之良規，守而不失，而以永免水患。即守不力，亦可得千百載之安。計其費項，較濬深入地可省三分之二。」島主道：「河長萬有餘里，終恐徒勞無益。」武侯道：「臣觀河勢雖萬餘里，只將桃根峽以外疏通，峽內水勢迅速，砂磧自不能壅塞，漸漸隨河倘溜可荊峽外不足六千里，凡灣過大，可截而挑之者，則行剪斷，此中又省工料不少。」

用峽內之失業閒民，使之辦河以覓食，其意必謂從茲饑寒可免，故業可復，心歡力倍，不催而成功必速。況郡邑粟黍不因民災而用之，則粟黍陳爛而為土。民荒無食，則團聚而為盜，不能以成土之粟黍弭饑寒死命之盜。」島主矍然道：「先生休矣，寡人喻矣。聞以外惟先生是令。」武侯舞蹈奏道：「臣於河務，蒙聖明格外信任，不敢辭諉，請以砂稅、關稅資辦工程。除河務之外，則不敢奉命，臣即往蠡口矣。」島主道：「任先生令。」武侯拜辭。廣望君道：「仲兄勞矣。前日弟請此行，兄以公主分娩為辭。今產已久矣，願受方略以終河務。」武侯道：「上下情形，吾所目睹，不能事事詳告。另易生手，恐於事無濟。適入城時，聞雙龍金將軍疾病，弟曷往觀之。」島主道：「且都過數日起程。」鎮國公主奏道：「不可。昔大聖治水八年，三過家而不入。今西邊百姓日夜仰望，出視不過數月，胡可人家而復停宿？」武侯奏道：「臣到陽光谷，欲進登落鵬嶺，舒大夫諫道：『峽內百姓感頽於山，峽外百姓興嗟於水，時刻難遲。』今若停留，則負舒大夫矣。」島主笑道：「為民如此，功必可成。寡人親送出城。」武侯道：「如此，則臣罪重矣！願聖駕回宮。」島主道：「駙馬代送。」廣望君領命，二人相攜，直到車橋地方，分手作別。廣望君回府。

武侯上車，驅馳到蠡口，引笑、舒太遠俱伺候道旁。武侯問道：「民壯、物料俱齊全否？」引笑道：「民壯、蓬室俱代蓋於河防。亦分什伍，以便稽查。先到者，即給與糧食物料，令其自行造制應用傢伙齊全聽令。」舒太遠道：「各項物料、糧食，分交桃根峽外至蠡口，各地方官堆貯候令。」武侯道：「二公所辦甚善。民分什伍，則功過易見；物料分貯，則轉輸不勞。今將動工，鄙意，見上下南岸外民居稍少，欲就南岸平地挑起面寬一千五百丈、底寬一千三百丈、深五丈。挑起泥土盡歸南面，築防計面一千五百丈、底一千三百丈，底、面對折，俱係一千四百丈，長一丈，深一尺，應五千六百方，計深五丈，應二十八萬方。先用牛馬犁起堅土脆石，然後再挑，每一萬二千五百人築防挑河。限六日成功一丈，未六日而成者賞，過七日而成者罰，風雨扣除。凡各

處民壯，農隙願來，農忙欲止，悉順其情。凡一萬二千五百人配地十丈，完工往上翻去。凡職事人員，工竣計功賞勞，作姦犯科，軍法從事。大略如此。二公其潤色之。」引笑、舒太遠道：「敢不竭力報命！」武侯道：「先可出示曉諭，不佞往海邊定發跡之處，使之開工。」二人遵令辦理。

武侯親率邑宰到海口邊，見鐵獸、鐵人頗多。邑宰道：「此鎮海怪之物。海怪為患，田廬傾倒入海中者，不知其幾矣。」武侯道：「所鑄未為盡善，且緩議之。今可離海涯五百丈量定出口，立記興挑。」邑宰遵辦。號令發出，民壯齊心動手，歡欣踴躍，逐日加添。峽內到來百姓，知武侯賞罰夙昔未爽，莫不奔湊入隊，兼牛馬驢騾之力，趕辦甚速。驢騾搬運，馬牛踏堤，甚於民築挑擔。凡限六日之工，三日即成。自下卷上，有如潮湧。未及二月，逕口境內俱已完工。武侯甚喜。

挑到蠡口，見民不似以前踴躍，且多散去。武侯大疑，同引笑易裝，於各近村境探訪。始知下中大夫束橫發給價目扣十分之二，門上書辦、衙役、役頭、承管各扣一分。用力者僅淨得十分之四。下下大夫白與梁刻數過之，而暴酷尤甚。武侯回公館，即令河營大夫吳洪將束橫、白與梁及衙役人等盡行擒到。

舒太遠道：「白與梁名白餓虎，正法固宜，束橫素無貪虐之名，又係顧庶長所拔，恐不致此。」武侯道：「先係善人，今忽變壞，若不加工，將來之患愈凶矣。免其籍沒可也。大夫可出諭，將梟示貪官污吏緣由遍告百姓。」舒大夫遵令，並籍沒白與梁家口。

須臾，吳洪擒到二犯繳令。武侯命將車二二乘，綁二犯員於其上，又將各家人吏役每犯均給犯由牌插於背上，隨於車後，沿堤游喊示眾。次口於人多之所正法，竿揭於各處告知。傳令嗣後有減刻侵漁者，籍沒肢解。遠近聞知，依舊漸漸入隊，鼓舞挑築。

不覺已挑到蠡湖，又名老蛟潭。但見碧水滾滾，風靜浪高，廣闊數十里，若無邊際。武侯令逾潭挑向上去，遇見西青行到，見禮稟奉文侯命前來候安。武侯問道：「大夫隨輔公出鎮，今因何至此？」西青道：「緣父親疾發，較前更甚，奉命歸省，賴庇稍痊。父親言積患治理不易，君侯定然勞瘁，使青請安，並視情狀。」武侯道：「仁哉文侯！疾篤猶不忘君民。今河務賴引、舒二大夫之力，規模已成，告竣猶須歲月。」西青道：「興工未三月，已挑到此。計及挑根峽，二週可畢矣。」武侯道：「到峽，大約二年可望，若內外遍暢無虞，非三載不能。」西青道：「君侯所擬，定然確當。」話猶未了，忽然大夫拋棄鋤頭亂喊。武侯使左右查看。正是：方誅貪墨安夫役，又怪鋤頭爭棄拋。

不知是何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